

里的“稻作文化馆”，征集了一部分老旧的农具，向前来参观的人讲述着从前的故事。但是我总觉得，附着在这些农具身上的威严已经悄然退场。

以前关于农具的规矩很多，不能穿鞋踩上竹簟，不能无端坐在打稻机上，不能让风车空转，不能踩着水车嬉戏，孩子们看见这些农具都会生出敬畏之心，似乎爷爷的烟筒锅子一不小心就会敲到头上。现在的孩子们，若在文化馆里看见这些农具，也是嘻嘻哈哈的一眼就过去了，见了也等于没有看见，更不往心里去，因为这些物件，已跟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。

不能被使用的物件，必然失去光辉。只有镢头还是光溜溜的，带着温润包浆。我有时还扛着这样的镢头去挖笋。有时又带着这样的镢头去田间挖沟。泥土翻过来，就会有蝼蛄钻出来，在泥水之间四面乱窜。

蝼蛄这种小昆虫，我们乡下叫作“田狗子”，炎热季节，田狗子也常常自己就飞到院子中来。农历五月底，插秧之前，要耕田耖田，新鲜泥土香气浓郁，犁耙过处，泥鳅和田狗子都很多。田狗子有一双大锯子一般的前腿，看起来很威武，但似乎对人并没有什么伤害性，只是会割断庄稼的茎叶，所以应当是害虫，因为叫作狗子的关系，孩子们喜欢捉了来玩。

到底是害虫还是益虫，我现在看，看法又有所改观，虫子就是虫子，从生态链的角度来说，不管害虫还是益虫，归根结底都是有益人类的吧，都是食物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。

现在的孩子也不知道田狗子是什么东西了。王祥夫先生有一天给我画了一幅画，上面是一把稻谷，看起来沉甸甸的，右下方是一只田狗子。祥夫先生善画虫子，他给我画的田狗子眼神烁烁，勇武极了。

我觉得这只田狗子很好，有田间夏日气息，便裱起来挂在书房。书房里有茶壶，有笔墨和电脑，也要有一柄镢头和一只田狗子。

月亮好的时候，月光从东山顶上照下来，照进书房，把一柄镢头照得闪闪发亮，充满威严，一只田狗子也在那月光里蠢蠢欲动。

院子里浅浅地走着，清脆地叫着，活灵活现，神气十足。听在耳里，喜在心尖，一咕噜跑到鸡窝，把温热的鸡蛋轻轻地放进蛋篓里，别提多有成就感了。

六月份，稻秧插完后，小鸡们也长大了，稻田里虫也开始繁殖了。此时，一大早就把家里的鸡，用大筐抬到场地里，一天就让它们在稻田里撒欢、追逐、找虫吃，它们仿佛很有灵性，从不糟蹋稻秧，只顾着吃虫。六七月份的夕霞时分，天，总是出奇的好，霞光万丈。天空蓝的通透，像是映照了整个清绿的稻田。稻田里的风不大，缓缓地吹，和鸡群们捉迷藏。鸡放归与偌大的稻田后，仿佛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有了叽叽喳喳的叫喊与争夺，大家各自忙碌着，潜心寻找肥大的虫子吃。天色渐晚，母亲站在场地向稻田里呼唤，像是母亲和鸡们的语言，回荡在稻田地里，鸡们像收到指令似的，飞一般地跑向场地，叽叽喳喳围着母亲撒欢，像被宠溺的孩子般。夏风微醺，清爽透彻，我和母亲抬着鸡们，走在田埂上，感受着它们一天天地沉甸。田野的一切，和我们的心里，都有着莫名的喜悦与广阔。

儿时的乡村，家家户户都养鸡，鸡舍搭在房檐墙脚边，用芦苇或者土砌而成，好点的有砖瓦堆砌，显得牢固。那年月，鸡蛋是一家人的荤食来源，能吃个鸡蛋那是天大的福分了。鸡蛋主要是拿去卖钱，买油盐的。能吃上鸡蛋的只有庄稼地里的劳力和坐月子的妇女，抑或是生了病的孩子。鸡蛋显得弥足珍贵。

那时，早饭过后，挖一瓢粮食，鸡们围拢一团，飞速地啄食，吃的心平气和。但也有几只捣乱的大公鸡，仰仗着自己鸡高马大，老是抢母鸡们的食，我会狠狠地呵斥那些大公鸡们。树荫下，我会等着母鸡们吃完，看着它们悠闲地逛一圈，然后回到鸡舍里下蛋。有时鸡舍不够了，它们也会跑去土灶屋的麦草堆坐窝下蛋，下蛋对它们来说是神圣的，闭目养神，不可侵犯。半小时后，随着一声“咯咯哒”地脆响，惊醒了整个院落。下蛋后的母鸡，在

那天的太阳不是太好，乌云遮挡了它的不少光芒。这种现象，在海边极其普遍，尤其是海南这个地方。上午和下午早些时候，我们去到了位于峨蔓镇的古盐场，又去了中和镇古儋州衙门旧址。再次上车的时候，天趋暮晚，在路上奔驰之间，忽然又看到无边蔚蓝与宽阔的大海。这陆地上最深不可测，也最为神秘与博大的存在，以集体的方式，接纳和激荡起诸多的江河湖海，构成了一种柔软的坚韧和辽阔的汹涌。

我不由得大叫一声：“渔舟唱晚！”斯时，昏黄暮光之中，打渔船的船只纷纷归来，在近岸的海域中，千帆收拢，只只缓行，水面上的光亮呈暗黄色，一波一波，一条一条，有些弯曲，有些横直。仿佛铺满了薄而坚硬的金叶子。这太美了，简直不可言语，除了“渔舟唱晚”这个古人和今人用滥了的成语，我居然找不到任何一句更贴切的话来替代。这实在是羞耻的，汉语的优雅与美感，甚至意蕴、指向、维度等等，大抵已经被先贤们开发完了，今人之白话表达和形容，其实是很虚弱、臃肿、庞杂且无趣的。

但如果要我用诗歌来呈现这一情境，我会说：“落日于海面铺设人间幻象/打捞者身披宿命，佝偻着他们的良知和精神/而水面上的金叶子，它们短暂的存在/对于我这样一个偶尔路过的人，只能算是一个类似闪电的安慰。”尽管我自己觉得这些句子还不错，可一旦和“渔舟唱晚”放在一起，立马就显得苍白和没意思了。此前在五彩湾，我看到的是，暗暝的天空下，一只渔船在近海游弋，两个男人在船上捕捞的身影，线条感很强，也像是一首诗。我用手机拍了好多张照片，但每一次都不理想。只是觉得，这样的劳作情景，是人类生存中最美的画面，自然、纯粹，没有任何刻意的“导演”和装饰。

在五彩湾海滩，还有一尊类似大鹏展翅和张帆远航的火山堆遗留，这显然是风和海水的杰作，尤其是无所不能的海水，它们无数次的往复式的冲刷，其实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雕刻。从这边看，似乎逼真的“大鹏展翅”，从另一边看，则像极了“一帆风顺”。当然，这种命名肯定包含了人的普遍的俗世希愿。

渴望现实的成功与俗世的富贵荣华，无可厚非，也是每个人人生的应有之意，我觉得这并不算急功近利，也不能说有这样想法的人“不切实际”。毕竟，人是社会的，也是群体的，怀有希望与梦想，只要正当、无害于他者，就是美好的。

再去龙门激浪处，情境大致雷同，大海边上，诸多的打捞者，但显得嘈杂

苏东坡在此三年的文化启蒙，使得儋州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先驱和开荒者的意味。而先前所说的古盐场，也在海边，面积还很大。可以想见，在相对比较落后的历史时期，儋州的海盐是完全可以供应整个海南岛全境的，甚至可以远销国外。我记得，站在已有千余年历史的古盐场之上，远眺的大海蔚蓝空阔，无边无际，看似安静的海面波澜不惊，感觉就像是一大片绿绿的大草原。

我蓦然觉得，陆地之农耕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，就是“不断向内缩”，“吾一日三省吾身”是儒家的自我修为与自检，同时也是一种看起来不怎么明显的，疆域和思想意识上的“守势”和“内敛”方式。而海洋文明则充满了冒险精神与探索的意志，且有着扩张的意味。

薄暮之中，到正在开发和建设中的海花岛，天已经黑尽了。诸多的灯火在水中制造出一个如梦似幻的虚幻世界，崭新的高楼高耸于空中的影子，有些孤单的新鲜感。我在还没有投入使用建筑群中走了一圈，亭台走廊之下，大水横陈，纹丝不动。至夜，坐下来吃海鲜，我却不能下嘴，一则自身的尿酸高，二则对海鲜完全没有感觉。这是内陆，尤其是北方人的缺点，我们的口味当中，多的是面食、蔬菜和牛羊猪肉，最多再加鸡鸭鱼，对于海洋以内的诸多生物的肉身，天然性地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也不愿意吃。

从海边回来，躺在儋州市区的房间内，口鼻甚至身体上，依旧充斥着浓郁的海鲜味道。想起在海边的一天，只觉得滋味复杂，其中有新鲜的部分，如今天的儋州海边的捕捞生活，特别是渔民作业的情景，确实如诗如画，尽管我也知道，在很多时候，渔民出海风险极大，还莫测深浅，千变万化的大海中讨生活，并不真的像“渔舟唱晚”那般的诗意与美好，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一个家庭，失去一个人，那种痛苦和艰难可想而知。

对于这些，我能够想到，也可以体会到。因为，人类在大多数时候的生存境况和遭际是相通的，情感与面对的现实也有着极大的类似性。可是，仅仅在海边几天，我所能深入和体验到的，只是一些风景名胜，以及先贤古迹。在儋州的海边，我看到和体验到的却都是平和的、美的、新鲜的。自然的美永远都在，只有人，不断地变换，一代代地，尽管很多地方雷同至极，但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却总是在更迭。相对于海边，在儋州市区，我总是很恍惚，只觉得，这岛中之地，与中国南方乃至北方的一些城市乡镇，大体上没有任何的区别。这也说明，对于人类来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其实都是一衣带水，同气连枝，相互和谐与命运与共的。

琼南纪游组诗

■ 周济夫

五指山牙胡梯梯
千旋百折隐深山，梯级层层接天。
秋稻已收秧未插，潺潺渠水酿春烟。

太平山瀑布忆上世纪旧游
瀑流向暮倍喧腾，树色依然碧四围。
唯是山行人已换，故交追念怅余晖。

宿乐东县城留赠荣农光农场
远山绵亘护安宁，一水穿城爽气生。
更喜果香延百里，山庄绕郭展云程。

乐东至九所道上多芒果园
浅紫齐开冬日花，连云接陌到天涯。
车驰绿海如酩酊，果熟星垂一梦迟。

满江红·鹿回头

■ 陈志勇

海色连天，骏涛涌、浪翻银雪。
惊回头、凝眸执手，览千秋月。
德裕登高悲帝弃，黄婆织锦忧民切。
几多梦、崖郡少年狂，钟灵杰。
天涯路，龙腾越。还归雁、萦庭阙。
霓光满斗楼，夜阑歌悦。山绿沙霜人自醉，
椰柔波碧舟飞擎。再回头、遥望远征帆，
春风拂。

十二月以及年底

■ 徐永清

撕下十二月的日历
我像一个老农
坐在爬满枯草的田埂上
然后听着渠道里汩汩流动的细水
时间在说话
而我在时间面前甘于沉默
以什么方式告别旧年然后迎接新年
把行囊打开

取出来时的不安
然后装进更多的祝福
列车呼啸而过
我习惯擦肩而过
我也愿意长途跋涉
只要下一站
还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为我守候
没有树叶的枝条是十二月里的思想者
有孩子贴着窗玻璃
看屋后那条弯曲的小路

菊花开

■ 方华

到我了。
多么宽大高远的舞台，所有的色彩，请退居幕后。

朔风为我拉开帷幕，落叶翩翩伴舞。

音乐响起。
雁鸣袅绕，鸽哨悠扬。
无需蜂蝶的赞美，只要一群麻雀的欢快
芳香的歌喉沉寂太久，今天只为孤独的人
和低处的生活，高歌。

一个不喜欢冷场的人，要在情节的跌宕处，营造花团锦簇的氛围。
倾尽才华的绽放，只为把季节冷清的表演，引向高潮。

《山深水激滟》(国画)
张维勤作

有人说，咏唐诗如饮酒，读宋词如品茶。细一番思量，颇有道理。

在唐诗宋词中，“浊酒清茶”的描述很多，中国的茶文化与佛、儒、道糅合一体，可以说是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。唐宋时期，浊酒清茶是最为兴盛的文化。我们熟知的苏东坡、黄庭坚、李清照最为知名。

东坡诗云：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。看来，他不仅是个“吃货”，也是浊酒清茶的“瘾君子”。除了“把酒问青天”外，他早也要喝茶，晚也要喝茶。他眼中的茶，就像出水芙蓉般的美人，周围环绕片片白云，缥缈起舞；东坡先生品茗，如此赏美女，啜一口清茶，口吐芬芳。多么细腻的描写，多么执着的深情。

黄庭坚对浊酒清茶也是情有独钟。他在诗中表达对酒的喜爱：“异时踏门闻白首，巾冠敲缺更索酒。”在《品令·茶词》写道：“味浓香永。醉乡路，成

还把茶和梦连在了一起，饮茶如梦里。她的《小重山·春到长门春草青》：“春到长门春草青。江梅些子破，未开匀。碧云笺碾玉成尘。留晓梦，惊破一瓯春。”看看这古典的美女，春季，她独守空房，身着长裙，从清晨到黄昏，从庭院到屋里，端着一碗清茶，独自幽思坐一天，多么的小资。

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“泛花邀坐客，代饮引清言。”诗词，总是浸沁着浊酒清茶。一壶浊酒里、一杯清茶中，如此多的诗情画意，因为那诗词与内心的情感形成了对流，在悠悠漫卷的中国文中缠绕，越聚越多。

领悟诗词里的浊酒清茶，那是让人敬佩的优雅，思想里兀自绚烂地绽放，不去羡慕世俗喧嚣的繁华。因为有了浊酒清茶，诗词生了脚，依靠浸沁内心的芳香，自由走动，把诗词的大美传遍了天涯。

